

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翻開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一百四十九頁，我們從第五行「培植真儒」，從這裡看起。我將這段文念一遍，我們對一對地方。

【培植真儒

吾輩有志學孔孟。當學其大本領處。如學無常師。吾道一貫。無意必固我。是孔子之大本領也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段周安士居士發明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「廣行三教」的義理。『培植』，「培」是培養，好像培養植物，培養『真儒』，真正儒學的人才。『吾輩』，「吾輩」也就是周居士他講我們這一輩人，也就是讀書人。『有志學孔孟』，這是指學儒家的這些讀書人，有這個志願來學習孔子、孟子。『當學其大本領處』，學孔孟應當要學孔子、孟子的大本領。「大本領處」就是真正他大本領的地方，要學到他核心的，他的精神。『如學無常師』，「如」就舉出孔子「學無常師」，孔子他沒有說我統統不必學了，我統統都會了，你們只要跟我學就可以了，孔子不是這樣的態度。孔子他是教學相長，自己教學生，自己也不斷的在學習，甚至有一些地方都要向學生學習。我們看孔子還拜一個七歲的小孩子來做老師，那小孩子懂的他不懂。的確學無常師，不是說只有學一個，只要是好的都需要學習，學無常師。就連自己的學生，他有長處、他有優點，我們沒有，做老師的也要向學生學習，這學無常師，任何人都是一樣。在佛經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也是示現這個榜樣給我

們看，因為他明心見性了還要去參學，每個法門都去參、都去學。他在文殊菩薩會下開悟，文殊菩薩就叫他出去參學。第一參參德雲比丘，教他念佛，參了五十三位善知識，各行各業，男女老少，在家出家，甚至還有示現反面的這些菩薩，示現貪瞋痴的，他都去參學。

『吾道一貫』，「吾道一貫」就是學無常師，但是他的道是一貫的。「一貫」一般人都不懂，孔子講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孔子是真正開悟的人，不然他也說不出這些話。曾子傳孔子的心法，他明白了傳心法要，這是儒家的傳心。實際上儒、釋、道，所有一切，你真正懂得一，那沒有不貫通的。所以我們念佛「一心不亂」，禪宗講「識得一，萬事畢」。這個字我們懂，但真正那個義理我們沒有悟，那個要悟。你真正理解一心的宗旨，那你現前所有的煩惱就是佛果地的究竟覺。這個大乘經典講的，我們看了，我們真的不懂，我們煩惱就煩惱，菩提就菩提，但是大經的確講「煩惱即菩提」，煩惱跟菩提是一不是二。所以佛法裡面講「不二法門」，但我們總是要把它分成二，都要相對的。所以禪宗講「識得一，萬事畢」，我們念佛講「一心不亂」，你真的懂一心之旨，你全部都貫通了，跟孔子講「吾道一以貫之」是一樣。

下面講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。這個我們不能細講，這個在《論語》裡面。這個就是講，孔子他不曾唯我獨尊，不會說我講的統統是對的，別人統統是不對的，只能學我的，別人統統不可以學，他沒有這麼講。所以孔子他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，毋我，他不固執己見，也不預設立場，這是孔子的大本領，這個我們在《論語》上看到的。周安士居士講，如果你要學孔孟，應當要學他這個大本領，不是學黨同伐異，跟我不同黨的我就去討伐他、去攻擊他，那就不是孔子的本意，也不是孔子的大本領。下面這段

講：

【發明克復忠恕之理。是顏曾之大本領也。】

『發明』，從孔子學習這些弟子，自己有所發明。『克復』，克己復禮，克服自己的欲望，恢復到禮，克己復禮。『忠恕』，孔子講，忠恕之道，終身可行。弟子問，什麼事終身都可以做？忠恕。「忠」，任何人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就是忠，就是盡職、盡本分。忠於自己的職事，忠於家庭，忠於團體，忠於國家，忠於世界；佛法講得最圓滿，忠於眾生。忠就是心在當中，不偏不倚，盡本分，我們從淺顯來講，盡到自己應該做的。「恕」就是原諒別人，以原諒自己的心去原諒別人，那這是終身可行，這個都絕對行得通的。『是顏曾之大本領』，是顏子（顏回）、曾子的大本領，就是「克復忠恕」，克己復禮，忠恕之道，是顏子、曾子的大本領。

【仲尼之學。專務治己。故曰。默而識之。夫我不暇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。垂訓不一。】

這段講，『仲尼』就是孔子，孔子的學問主要是對治自己，『專務治己』就是對治自己，跟佛法一樣是修自己。『故曰：默而識之』，向自己內心去修學，對治自己的煩惱習氣；儒家不講煩惱習氣，講物欲，物欲就是佛家講的煩惱習氣，所以「默而識之」。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』，就是遇到有人對不起我們的事情，先反省自己。責備人比較輕，責備自己比較重，這叫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。『垂訓不一。』這也是把孔子他本身的修養給我們說明，我們要學孔子是學這方面，不是學了儒家就排斥其他所有，排斥佛家、排斥道家，不是學那個，孔子也沒有這麼教。孔子是教修自己，把自己修好了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不是一昧去責備別人、去批評別人。下面一段講：

【孟子之時。雖有楊墨。孟子辭而闢之。是猶揖讓之變為征誅

。非可人人效顰也。】

這段講，孟子他有批評楊子、墨子。楊墨之道跟孔門就有不同，所謂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這是孔子在《論語》講的，但是孔子沒有去批評楊墨，孟子他有批評。這個也不是我們人人都可以效法，效法孟子這樣做的，孟子的批評有他的一個限度，如果我們學著去批評，恐怕就變成『征誅』，變成去攻擊別人了。

【無如後人於仲尼躬行之道。畏難苟安。】

就是孔子修自己，這個很難，對治自己的煩惱要去躬行，要去落實，後人要學孔子，做不到，『畏難』，怕困難，所以苟且偷安。掛個名是聖人之徒，是學聖人，聖人的學生，但是自己心裡也不踏實。

【一聞能距楊墨。即是聖人之徒。】

聽到孟子批評楊墨，就代表是孔聖人的門徒。

【便踊躍鼓掌。】

大家就很踊躍鼓掌。

【捨難趨易。】

『捨難趨易』就是要去躬行孔子之道，怕做不到，很難；現在聽說要去批評人，只要不是學儒的，我們統統去批評，那這個就比較容易。去批評別人、攻擊別人，這個很容易；要治理自己，那就很難了。好像我們人都是這樣，我們講別人的毛病很容易，但是要講自己的毛病就很難。但是孔子就是對治自己的，他不是治別人的，所以後來學孔聖人的這些門徒、這些學生都「捨難趨易」。

【反恨當今之世，無楊墨可闢。】

到後來沒有楊子、墨子，不是生在那個時代，沒得批評了。

【構求稍可牽合者。】

就找一個代替的，『稍可牽合』就是找一個代替的對象，當作

楊墨這個樣來攻擊、來批評。

【即以楊墨例之。】

給他列為跟楊墨一樣的這種例子。

【於是移其說於釋道。】

就把這個目標移到佛家、道家，把它看成像楊墨一樣。

【但從事於講學。而所以自治者疏矣。】

這個只是講學，講這些學術的、講這些道理，但是自己去對治自己的物欲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就很疏遠，就很遠了。這個也就是我們平常講的，是學儒還是儒學？如果只是講學，不重視實質上的修行，那是變成儒學，不是在學儒。佛學也是一樣，如果不是重視在對治煩惱習氣，那你講得再多，著作等身，都是叫佛學，學儒家的就變成儒學。像現在學校，大致都是這樣的，很會講、很會批評人，也著書，但是沒有在修行。

【則何如存聖賢大公之心。但盡其在我。無事黨同伐異之為得也。】

就是只是從事講學，黨同伐異。這是周安士居士勉勵的，為什麼不像聖賢，存『大公之心』？不要有門戶之見，不要有私心。如果能夠學聖賢大公之心，那比你去黨同伐異，你獲得的就是更真實的利益。

下面「按」這段講的，周安士再做一個發明。

按【佛之五戒。彷彿儒之五常。但當交相讚。不當交相毀。】

『佛之五戒』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不殺生是仁，不偷盜是義，不邪淫是禮，不妄語是信，不飲酒是智，配仁義禮智信。這個非常正確的，這就是說五戒『彷彿儒之五常』，的確就是儒的「五常」。儒家講五常，佛講五戒，講的名稱不一樣，意思是相同的，是一樣的，不要因為講的名詞不一樣就互相

去攻擊，這就不對了。應當『交相讚』，應當要交流，互相去讚歎，互相學習。像先師淨老和尚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他就提倡宗教教育，各宗教都要互相學習經典。他老人家也編了一套十個宗教的，節錄各宗教經典的精華，編成一個小套書，他給它取名《神愛世人》，有佛教、道教、儒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、猶太教、印度拜火教、興都教這十個宗教。就是互相交流、互相學習，這樣才是正確的，不能互相去毀謗。

【世俗不察。聞慈悲之說。出於佛氏。必反乎其說。而吾儒之仁。於斯而喪。】

『世俗不察』，世俗的人沒有深入去觀察，聽到『慈悲』這個說法，「慈悲」是佛教講的，『必反乎其說』，他就必然去反對。因為什麼反對？因為那是佛教講的，不是我們儒教講的。講得好的也要反對，這個就好像我們現在社會上很流行用的意識型態，你講個「是佛講的，不是我們儒講的」，那他講的是對的、是好的也要反對，就是這個意思，聽到是佛家講的就反對。『而吾儒之仁，於斯而喪。』你去反對佛講的慈悲，你儒家的義理也就跟著喪失掉了。你不是提倡仁義道德嗎？慈悲就是講仁義道德，現在聽到佛講慈悲你就反對，那你不是在反對自己的仁義道德？所以「於斯而喪」。

【聞盜淫之戒。出於佛氏。必反乎其戒。而吾儒之義。於是而亡。】

佛講不偷盜、不邪淫，這是佛家講的，不是我們儒家講的，那就反對，他這個禁戒就反對。你反對，就是反對儒家的忠信，忠信於此而滅，你不是在反對自己儒家的忠信嗎？你反對佛家的戒，等於是反對儒家的禮。

【聞妄言之禁。出於佛氏。必反乎其禁。而吾儒之忠信。於此

而滅。豈非欲衛道。而反害道耶。】

你反對佛家的五戒，等於反對你儒家的仁義忠信，等於反對這個。你為什麼反對？你是為了要保衛你的道，儒家的道。但是你反對這個，不但不是衛道，反而害到你自己的道了。名義上是要保護自己這個儒道，實際上是在毀滅自己的道，自己儒家的道。下面這段講：

【昔有學者。以佛教之害。問象山先生。先生曰。試問害在何處。今之害道者。正在此種閒言語。】

『昔有學者』，「昔」是過去，有「學者」，讀書人、知識分子。有學者去問陸象山（陸象山是南宋的哲學家，在歷史上也相當有名），他去問陸象山說，佛教對社會有害處，『佛教之害』。象山先生就說『試問』，「試問」就是問他，『害在何處』，佛教它的害處在哪裡？『今之害道者，正在此種閒言語。』他說真正害儒道的，就是講這些閒言語的人，自己在害自己的道，不是佛教害他，是自己在害自己。現在自己害自己的就太多了，名義上我來保護自己，但是實際上在害自己，剛好顛倒了。所以真正善知識，他才能夠給我們分辨邪正。

以上就是「培植真儒」，就是要培養，像先師淨老和尚辦傳統文化、漢學，也是希望培養真正學儒、學佛、學道的，其實三家都要學。在過去佛門裡面有一些高僧大德，三教都通達，比如說蓮池大師的《彌陀經疏鈔》，他三教經典都引用，他都通達。道教的，具有代表性的，八仙之一，其實等於是八仙的代表人物呂洞賓。在汐止拱北殿、木柵指南宮，呂洞賓的廟，仙公廟，仙公廟都以呂洞賓做代表，八仙等於他是代表。道教它也好幾派，呂洞賓是全真派，全真這一派他三教都有學，他有佛、有儒。所以在汐止拱北殿，他是比較具有具體代表性的，它那個大殿，當中供呂洞賓，這邊供

釋迦牟尼佛，這邊供孔子，它很具體。可惜就是現在人他也不懂，只是要拜拜，到時候拜斗、辦活動，超度、辦法會，對這些義理都不懂，沒有人講；講了也沒有人會去聽，大家只是喜歡參加辦活動，對聽課沒什麼興趣。但是要聽課，你才能學到真正的學問。聽課就好像學校上課，你不上課怎麼學得會？所以現在寺廟去參加法會、拜拜的人很多；你要講經說法，來聽課的就不多了，真正要學習的人不多。

我們再看下面，在一百五十頁倒數第三行，也是「廣行三教」的一個發明：

### 【潛消禍亂】

『潛』就是潛移默化，暗中的消除災禍動亂。請看下面這個文：

【茫茫宇宙。不無出類拔萃之英雄。用之於正。則為良勃平何。用之於邪。則為莽卓懿操。自制科一設。使彼垂髫之時。即從事於翰墨。年復一年。不覺鬢斑齒落。而其中奸雄之喪氣。豪猾之灰心者。多矣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段講『茫茫宇宙，不無出類拔萃之英雄』，宇宙這麼大，不可能沒有出類拔萃的英雄，一定有。『用之於正，則為良勃平何』，張良、蕭何，這些歷史上的忠臣。『用之於邪，則為莽卓懿操』，這是奸雄，王莽篡漢；董卓，三國時代的；司馬懿；「操」是曹操。這也都是很有智慧、很有才華的人，但是他用得不对，用邪了、用偏了。『使彼垂髫之時，即從事於翰墨』，「垂髫之時」就是小孩子，從小「從事於翰墨」。『年復一年，不覺鬢斑齒落』，「鬢」是鬢角，「斑」就是斑白；鬢角白了，牙齒也掉了。『而其中奸雄之喪氣，豪猾之灰心者，多矣』，這個當中奸雄喪氣，豪猾灰心的就很多了。這個也就是三教它的作用。



【又有一種才智傑出。功名不足動其心者。則以叢林收之。使之暮鼓晨鐘。東參西訪。等富貴於浮雲。視死生如夢幻。以跋扈跳梁之材。為念佛參禪之用。而潛消夫禍亂之源者。又不知幾千萬萬矣。豈曰區區小補乎。】

這個當中也有一種才智傑出的，這樣的人，功名不足動他的心，『則以叢林收之』，讓他去修行，他也不羨慕這些世間的功名。『東參西訪，等富貴於浮雲，視死生如夢幻。以跋扈跳梁之材，為念佛參禪之用』，就是變修行人了。這些人如果不是來修行，他又有才智，那可能也很麻煩。現代社會上就是這樣的人太多了，他頭腦很好，不幹好事，犯上作亂，你說這個危害社會有多深。所以有一些人，他有這樣的才能，他能夠去修行、能夠去參禪、能夠去念佛，你看減少社會多少負擔！他不曾給社會添麻煩。『而潛消夫禍亂之源者』又不曉得有多少，如果這些人統統不來修行、來念佛，這些人在社會上他會幹什麼都不知道，這個社會就更亂了。那你怎麼說佛教、道教對社會都沒有幫助？這個不是小的幫助，是大的幫助，這個叫「潛消禍亂」，暗暗的，災禍動亂它就消除於無形了。這個也是佛、道它在社會上的一個作用跟功能，度了很多，很多人去學佛、去學道，他心放在這上面，他就不會胡思亂想、為非作歹。

真正能夠來念佛的人，無形當中消除很多災難，不知不覺的消除了。我們講這個，可能大家也比較感受得不具體，我舉出一個實際的例子。早年在三十幾年前，有一個賴淑嫻居士，一個女眾，四十幾歲她就得乳腺癌，就往生了，往生前她還冤親債主附身，不讓人家助念。我去她家，她沒有被冤親債主找上身，她就很正常，看到我她都頂禮、供養。很多同修去幫她助念，結果冤親債主來了，她就把助念的人統統趕走，念佛機關掉。整個晚上吵她先生，她先

生受不了，他問我有什麼方法讓他太太趕快往生，他說她不往生，我會先往生。我說我哪有辦法？這你們的業報。他說我白天要顧公司，晚上要看小孩，鬧得晚上我都不能睡覺，我快崩潰了。後來我勸他印經給他太太迴向，勸新店的同修去給她念《地藏經》，迴向給她的冤親債主，果然有效，二十幾個人去給她念兩部，迴向給賴居士的冤親債主，她又恢復正常了，又可以念佛了，後來也幫助她助念往生。她往生之後，她先生每個七都有來道場，我們星期三晚上誦《無量壽經》，他都來參加；七七，每個星期三都來。後來七七圓滿了，我就告訴他，我說你最好還是給你太太迴向到百日。七七圓滿了，一百天之內，你每一個星期，還是晚上，星期三晚上來誦經給你太太迴向，他跟我說好。結果跟我說好，但是沒有來。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報紙（她先生的名字我忘記了，他太太名字我記得很清楚），看到那個名字我說，昨天晚上有個地下舞廳被人縱火，很多人被燒死，其中有一個人就是他的名字。我這一看，可能是同名同姓的，不會那麼巧合！但是沒有半個小時，徐阿純居士打電話來：法師，趕快給賴淑嫻她先生立牌位。我說真的是他嗎？她說就是他！我說他為什麼去那個地方？她說他的朋友開地下舞廳，新開的，請他去捧場。他的朋友有得罪人，他的仇人就去丟汽油，去縱火，第一天開幕就去給他縱火。他接受他朋友的邀請，那天晚上剛好誦經，他不來誦經，去地下舞廳去送死。我算一算，他太太往生還沒有百日，八十幾天，他就被燒死了。經過他那個事件之後，後來有一些同修來道場念經、念佛、聽經打瞌睡，我說來這裡睡都好，比你去地下舞廳好；來這裡睡，他很安全。

這個例子也是這裡講的，如果你來佛堂參禪、念佛，你不去做壞事，當然這些禍亂都潛消了。但是我們人總是不見棺材不流淚，好像沒有發生災難，他沒事，他說沒有那回事，他不相信。但實際

上的確是這樣的，你跟佛菩薩在一起，你肯定得好處。跟聖賢在一起，你來念佛、聽經，或者參禪，跟佛菩薩、聖賢做朋友，肯定得好處；你跟社會上那些造惡業的人在一起，你肯定是得到害處、得到災禍，怎麼會一樣？肯定是不一樣的。所以這裡講，『豈曰區區小補』，那不是小小的補助，是很大很大的補助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按【孔子成《春秋》。而亂臣賊子懼。何懼乎。懼身後之惡名也。然此猶盛世之事也。若後世之亂賊。並不畏此虛名矣。豈惟亂賊。即號為識字者。亦毫不知有《春秋》矣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，這段是按照潛消禍亂這個道理再來給我們發明。『孔子成《春秋》』，孔子那個時代，春秋戰國，孔子寫《春秋》就是記錄當時這些亂臣賊子，哪個是有功的，哪個是有過的。他寫這個寓褒貶，有功於國家社會民族的就是褒，就是佛法講讚歎；亂臣賊子，犯上作亂的就貶。這個就如同我們現在講，輿論上的一個制裁，寓褒貶，所以作《春秋》。在當時，亂臣賊子知道孔子在寫《春秋》就害怕了，就不敢亂來，亂來被孔子寫進去，他的惡名傳千古，他怕這個，怕自己名聲不好。『懼身後之惡名』就是怕自己死了以後惡名傳千古，那就很不好。『然此猶盛世之事也』，這個事情是孔子當時盛世的事情，那個時候人的良心還很好，雖然作亂，但是他還有個限度。所以當時孔子寫《春秋》它有作用，當時很多人他怕被寫上去，惡名除不掉。『若後世之亂賊，並不畏此虛名矣』，就是後世亂賊，盜賊、作亂的，他就不怕這些虛名，你給他寫什麼惡名他不在乎，他不怕，寫讓你去寫，我照常幹我的壞事。後世的人，良心就比孔子那個時代的人差太多了！孔子那個時代還怕惡名，到後來的人連惡名他都不怕了，他不在乎了，照樣造惡業，犯上作亂。不但是『亂賊』，這些亂臣賊子，『即號為識字者，亦毫不知有《春秋》矣！』「識字者」就是讀書人，知識分子。

不要說亂賊，就是知識分子也不知道有《春秋》。特別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知識分子非常多，碩士、博士很多，你問問有幾個人知道《春秋》？《春秋》的內容是寫什麼？我看沒有幾個能講得出來。「毫不知有《春秋》」，他也不知道，或者他不怕，這就是說，孔子的《春秋》對現代人也失去威懾的作用了。

【惟示以人命無常。死後受報。不忠不孝之人。化作畜生餓鬼。乃知用盡奸心詭計。付之一空。他生萬苦千愁。皆我自造。回思虎鬥龍爭。圖王創霸之謀。不覺冰消瓦解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，這段講現代人用《春秋》來褒貶，他也不怕了。『惟示以人命無常』，「示」就是我們講開示，或者啟示。「人命無常」，『死後受報』。人命無常，這個大家都看到的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佛講六道輪迴，當時就很多人不相信，「謂無有是」，沒有那個事情。佛就說好！六道輪迴講三世因果，你說你沒看到，你不相信，那現在眼前的事情你看到了嗎？應該看到了吧！看到什麼？「或父哭子，或子哭父，兄弟夫婦，更相哭泣。一死一生，迭相顧戀。憂愛結縛，無有解時。思想恩好，不離情欲。」所以佛就講現前的，像《太上感應篇》講現世報，現在你看得到的。

我們如果懂因果，過去雪廬老人講，你每一天看報紙，報紙一打開，新聞報導，統統因果報應，而且愈來愈明顯。從眼前的現世報，再看佛經講的來世報，那這個你就不得不信了。現世報叫花報，佛法叫花報，還沒有結果先開花。花開得好不好？開得好，後面果就好；開得不好，後果就不好。來世墮三惡道，那個是果報，但是墮地獄、墮餓鬼、墮畜生，出來之後到人間，他還有餘報。還沒有進三惡道是花報，現世報；墮了三惡道，罪業受滿了到人間來，他還有餘報，這個果報絲毫不爽。所以死後有報，『不忠不孝之人，化作畜生餓鬼』。實際上現在人造的都是地獄業，你看現在他有

錢有勢，作威作福，沒幾年就到地獄去了。『乃知用盡奸心詭計，付之一空』，「用盡奸心詭計」，鬥來鬥去的，現在全世界不都在鬥來鬥去的？但是鬥到最後一場空，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。『他生萬苦千愁，皆我自造』，來生千萬愁苦，那種地獄的苦無法形容，餓鬼的苦也受不了，畜生也很慘。畜生很少有善終的，而且墮畜生道不是一次，不曉得要墮幾次，幾生當畜生，那個果報真是太淒慘了！這些果報「皆我自造」，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。回想起來，『虎鬥龍爭，圖王創霸之謀』，霸業這些謀略，『不覺冰消瓦解』。想到墮地獄，造這個業實在是很不值得，很冤枉。你到最後都帶不走，你能帶得走的就是罪業，就是帶你去受罪報的那個帶得走，這個世間所有你統統帶不走，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。

【嗟乎。自有佛法以來。不知令多少亂臣賊子寒心。多少巨慝豪強落膽。使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者。余於如來之大教見之矣。】

『嗟乎』是感嘆詞。自從有佛法以來，在我們中國社會，不知道多少亂臣賊子寒心了，知道這個因果，心都寒了。『多少巨慝』，「慝」就是邪惡的，『豪強落膽』，不敢再造惡了。『使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者』，人民就潛移默化，人心遷善，也不知道這是誰的作為，能夠有這樣的效果！這個就是佛、道幫助儒來教化人民。所以佛、道在中國傳統屬於社教（我們現在講社教，社會教育）一樣。先師淨老和尚講，城隍廟就是社會教育，教因果的。儒家是國家定的主流教育，佛跟道這個社會教育來補助國家（儒）的主流教育，所以三教合起來就圓滿了，如果互相排斥，那就統統受傷。所以帝君在這裡提倡廣行三教，先師淨老提倡多元宗教互相學習，這是如來大教，這種教化人心的效果非常巨大。

## 【下附徵事（一則）】

下面，這是給我們講一個公案。

### 【毀教現果】

【北魏司徒崔浩。博聞強記。才智過人。太武帝甚寵任之。而獨不信佛。勸帝毀教滅僧。見妻郭氏誦經。怒而焚之。崔頤。崔模。其弟也。深信三寶。見佛像。雖糞壤中必拜。浩笑而斥之。後浩以國書事。觸怒太武。囚之檻車。送於城南。拷掠極其慘酷。更使衛士數十人。洩溺其上。哀聲嗷嗷。聞於道路。自古宰執戮辱。未有如浩者。崔氏之族。無少長。皆棄市。惟模與頤。以志向不合。獨得免焉。】

這是他毀壞佛教現世的果報，『現果』就是現世果報。出自於《魏書》，這個在《二十五史》裡面，《魏書》。『北魏』，這是魏晉南北朝，「北魏」。『司徒』是古代的一個官名。崔浩這個人『博聞強記，才智過人』，才華智慧都超過平常人。『太武帝甚寵任之』，太武帝很寵信他。但是崔浩他就是不信佛，他自己不信也就罷了，他還勸太武帝，勸他『毀教滅僧』，把佛教毀了，僧統統叫他還俗。這個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「三武滅佛」，三個皇帝，謚號都有一個「武」，南北朝到唐朝，五代十國，都有一個「武」，北魏太武帝他是一個。崔浩勸他毀教滅僧，但是他的太太信佛誦經，『怒而焚之』，「怒」就是很生氣，看他太太誦經，就把經搶過來燒了。我們現在有很多同修，有一些他家人不信佛，也是這樣。我記得三十多年前，台大一個謝教授，她聽老和尚講經，然後請一本《無量壽經》回家去念。她先生不信，把她的佛像、經書丟到外面去，把她的佛桌統統弄壞了。古代有這個，現在也滿多的。崔浩就是這樣，他太太誦經，他就很生氣，就把它燒了。他的弟弟崔頤、崔模跟他哥哥不一樣，這兩個弟弟『深信三寶』，很虔誠，看到

佛像在『糞壤中』，就是很髒的地方，只要看到佛像他就拜。崔浩就笑話他兩個弟弟，而且很排斥，這個就是毀謗佛法，造極重的罪業。

『後浩以國書事，觸怒太武。』這個在歷史上都有記載，這些公案我們沒有時間去細講，大家有興趣，網路上一搜尋，這些公案自己可以去找來看。他觸怒太武帝，太武帝本來很寵信他，但是「以國書事」，大概寫了國書去冒犯到太武帝了。以前得罪皇帝，那不得了，抄家滅族。『囚之檻車，送於城南』，被囚在古時候送犯人的監車，監獄的車，「送於城南」，『拷掠極其慘酷』，那種拷打非常慘，非常殘酷。不但這樣，『更使衛士數十人，洩溺其上』，「衛士」就是那些士兵，小便在他頭上。『哀聲嗷嗷』，哀號聲『聞於道路』。『自古宰執』，自古做到宰相這種職務，遭到這種『戮辱』，「戮」就是殺戮，「辱」是侮辱、羞辱，『未有如浩者』，沒有一個像崔浩那麼慘的。『崔氏之族，無少長，皆棄市』，他的家族也都受到連累，「棄市」就是都被斬首了。『惟模與頤，以志向不合，獨得免焉』，他的兩個弟弟跟他志向不一樣，所以就避免了那個災難。這是「毀教現果」，他毀壞佛教，現世就感召這種淒慘的果報。那這個還不是果報，這是花報，果報在地獄，地獄不是只有這樣。下面講：

按【太武滅法之後。有沙門曇始者。振錫詣闕。帝遣斬之。無傷。帝怒。抽佩刀自斬之。亦不傷。投之虎檻。虎皆怖伏。乃復以天師寇謙之。至其所。虎遂咆哮欲噬。帝始驚悟。延之殿上。再拜悔罪。許以復教。嗟乎。三教聖人。無非欲化人為善耳。豈願各立門庭。絜長較短哉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『太武滅法之後，有沙門曇始者』，這個沙門叫「曇始」，曇始沙門，這是東晉劉宋時代的高僧。『振錫』就是

說法，『詣闕』，「闕」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，皇帝就要把他殺了，要把這個僧人給殺了。皇帝叫人去殺曇始法師，可是殺不死，『無傷』，皇帝就生氣了，抽自己佩刀要斬殺曇始沙門，『亦不傷』，也殺不死。『投之虎檻』，把他抓起來，投到關老虎的籠子裡面，那些老虎看到曇始，老虎都很恐怖，都伏著不敢動。皇帝就去請天師，道教的寇謙之來，但是老虎看到寇謙之就咆哮，要吃寇天師。這個時候皇帝才『驚悟』，才覺悟，驚醒過來，『延之殿上，再拜悔罪』，就把曇始法師請到宮殿上面，向他禮拜，懺悔謝罪，『許以復教』，允許他恢復佛教。

『嗟乎！三教聖人』，這是感嘆，三教聖人無非就是要『化人為善』，都是教人為善。三教聖人沒有教人造惡的，都是教人為善。『豈願各立門庭，絜長較短哉？』三教聖人怎麼會願意各立門庭，然後來比較長、比較短，互相來競爭？三教聖人肯定不會幹這個事情，總是希望眾生得利益。有人能夠把人教好，那就讚歎、就隨喜，不一定說是我自己教，來學我這個教；學習他的教，學好了也都讚歎，但學得不對、學得不好，那就不能讚歎。所以三教聖人不會去較長較短。

【秦始皇。惑李斯之計。焚書坑儒。卒之身死沙邱。李斯赤族。】

秦始皇被李斯所迷惑，李斯給他建議，儒家的書統統把它燒掉，讀儒書的人統統挖個坑把他活埋。結果秦始皇『身死沙邱』，他的政權十五年就亡國了，『李斯赤族』，李斯他這個家族也被滅族了，這個也是現世的果報，現世報。

【漢之桓靈。唐之昭宣。惑於宦官嬖倖。盡誅天下名士。而助者殺身。主者亡國。】

這個也是歷史有名的，漢朝的漢桓帝、漢靈帝，這都是昏君，



唐朝的唐昭宗、宣宗，『惑於宦官』，『嬖倖』就是寵幸的人，殺盡天下名士。幫助殺這些名士的人、這些讀儒書的人，最後自己也遭到殺身之禍。『主者亡國』，國家就亡了。這個都出在《資治通鑑》。

【魏太武惑於崔浩。毀寺焚經。不四三年。崔浩赤族。】

崔浩都滅族了。

【魏太武父子。皆不得死。】

就不得好死。這出自於《魏書》。

【周武帝惑於衛元嵩而滅法。不四五年。元嵩貶死。】

就貶到邊地，死了。

【武帝忽遇惡疾。遍體糜爛。年三十六而崩。】

三十六歲就死了。

【末路醜惡。所不忍言。】

這個都出自於《周書》。

【唐武宗信趙歸真。李德裕毀天下佛寺。不一年。歸真被誅。德裕竄死。】

趙歸真被殺了，李德裕也被貶到遠方，死了。

【武宗三十二而夭。】

唐武宗三十二歲就死了。

【身無繼嗣。】

沒有後代。

【五季之君。莫賢於周世宗。然不知佛法。遂至毀像鑄錢。故不六年。而社稷殞滅。】

這個也出自於《資治通鑑》。『五季』就是五代十國。五代十國的君主，最賢能的莫過於周世宗，但是他不懂佛法，而且還破壞佛教、佛像，把佛像破壞了來造錢，所以沒有六年，他國家也就滅

亡了。

【究竟秦廢儒後。未及三十年而儒教復興。】

秦始皇廢儒，沒有到三十年，儒教就復興了。

【漢唐禁錮後。未及數年而士林漸盛。】

漢唐這些滅佛的，沒有多少年也漸漸就恢復了。

【魏廢教後。七年而即復。】

北魏廢教，七年也就恢復了。

【周廢教後。】

這是五代十國那個周。

【六年而即復。】

六年又恢復了。

【唐廢教後。不一年而即復。】

唐武宗滅教不到一年，佛教又恢復了。

以上舉出這些例子

【豈非仰口唾天。反污其面乎。】

你吐痰，向空中吐，掉下來不是掉到自己臉上嗎？這個比喻你去毀壞三教就是毀到自己。

【李斯。崔浩。最為滅儒滅釋之首。故其受現報尤為慘酷。】

李斯跟崔浩，李斯是毀滅儒，崔浩毀滅釋，是毀滅佛教，他們是為首的，所以他們受現世報就很慘了，來世的果報就更慘。

【宋徽宗雖改天下寺院為道觀。然未至滅法。故身雖被辱。而國祚復延。】

宋徽宗雖然他把寺院改為道觀，但是他還沒有像前面三武滅佛把佛教都滅了，因為這個緣故身被污辱，國祚還能夠延續。

【此皆前事之彰灼可考者。】

這些前事可以考據的。

【伏願普天之下。皆仰體廣行三教之意。儒者為儒。釋者為釋。道者為道。戮力同心。共襄治化。彼此無相詆毀。是則天下生靈之厚幸已。】

三教互相讚歎、互相交流、互相學習，不能互相攻擊毀謗，這才是眾生之幸。過去雪廬老人也講，近代日本侵略他國，本來它是要亡國的，但是日本人對佛教寺院保留很好，他去侵略中國，他的空軍看到寺院都不敢炸，所以他國家還能保存下來。現在日本寺院也都保存得很好，特別是中國流傳過去的經典，保存得很好。他有這個功德才能保存，不然他這個國家早就滅亡了，造那麼重的罪業。

好！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